



澳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每年却有3000万赌客(其中有七成是来自大陆的内地游客)带着900亿的赌金来到这里。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因不同的冲动,把自己的某一部分命运押注在某个赌台上。这使得这里成了含金量最大、故事最密集的地方。

欲望是这里贩卖的最大的商品,也成了这里最大的景观:3000万人,3000万个赌博的理由,3000万种赌法,3000万个人的命运在这里被牵扯,从一个赌局再到另一个赌局,反反复复最极端的悲喜剧。

澳门送码仔 口中的赌场故事

几天前的一个生意,几天后可能结束一个生命

张文强是个“送码仔”(也称叠马仔,澳门特有词汇。字面解释是处理筹码的人,实际上是澳门依靠赌场现金换取泥码为生的特殊的人群。低价收入泥码,或是靠关系获得泥码。同时也会放高利贷。),他们就像吃尸体的秃鹰,所以需要确保找到那些即将推倒自己心理防线、不惜抵押自己命运借钱买筹码的人。

送码仔现在的生存方式很直接:假如我借十万筹码给你,你去赌博,赢了,每赢一次抽十分之一,输了,就算利息。他最喜欢找到的是那些“运气好而又野心大的人”,他们借了筹码会不断赢,然后不断赌,有时候十万的本钱抽到一百万的钱回来都可能。他最讨厌的当然是那些倒霉鬼,好不容易办完一堆手续,折腾半天才把筹码借给他,三下两下全没了,那就只能靠赚一点点的“利息”。

事实上送码仔才是澳门赌场的主角。澳门赌场收益的绝大部分来自豪客拼命的贵宾厅,而不是来自大众娱乐的中场。而贵宾厅的客人全都是送码仔带进来的,即使有的客人是自己到贵宾厅,因为国家对出境资金的管理,赌到一定程度,他们常常都需要送码仔借支一些现金和筹码,好继续他们的狂热。

在这个到处铺着毛毯、地板软绵绵的赌场里,像张文强这样的人很多,每个人都睁大眼睛,观察着神情各异的人。每个送码仔寻找猎物靠的是不同的方法。张文强靠的是眼神。只要眼神中有一闪而过的那么迟疑,张文强就可以断定,这个人会是自己的“客户”,而且“迟早要毁在这里”。

“需要帮忙吗?”这通常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而第二句话是:“我看到前面那个赌台‘路’很好,很有机会赢回来。”所谓的路,就是赌场总结的一套套所谓开盘结果的规律,但路又千变万化,“其实也是说服自己的一套说辞而已”。如果他发觉到对方眼神的那一点犹豫,他会追着说一句“说不定一个机会就全回来了。”“一般逃不过这三句话,他们就会问,你能帮我先垫点钱,搞点筹码来吗?你是怎么抽成的?”

每次发现这样的人,他总是既兴奋又怜悯。兴奋的是生意上门了,他可以从他们身上挣到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怜悯的是,这人从此就被套牢了,他很笃定的是,无论他们接下来是赢或者输,他们都是会回来的,并且迟早会在这里输到不能再输。“几天前做的一个生意,几天后可能结束一个生命。”

张文强知道,自己在这个贵宾厅里到手的一个客人,可能会是几周之后,某地报纸的一条新闻:“某某官员挪用公款赌博”、“某某商人破产自杀”。

事实上,张文强承认内心偶尔会有自责的焦灼。“去年,我在这里认识一个客人,浙江人,特别好的人,来澳门好几次,都处得有感情了。他有个很聪明的儿子,在耶鲁读书,最后一次来,我看他脸色很不对,他告诉我最近的生意有些问题,他带了周转用的钱来博一博。没想到还是输了,问我能不能借。说实话我是很犹豫,出于朋友我该劝他,然而我看到周围的同行也蠢蠢欲动,想到与其让别人赚,还不如自己来,结果他以留给儿子的房产做抵押,我估了个价还是把钱借给他。然而他还是输光了,回浙江没几天就自杀了。真可惜了,那么好的人。”张文强记得,在那朋友自杀没多久,浙江的一本杂志上,他看到有个记者在那感慨:“2008年,浙江民企老板至少在澳门输掉约13亿元人民币,导致数十家企业关门。把浙江民营企业从沉迷赌博中挽救出来等于挽救中国的私营企业文化。”

“我这是在祸国殃民吗?”这个事情让张文强又一次困惑过自己的工作,但他后来还是说服自己了:“其实每个人在上赌台前就已经定了他的命了。在我看来,谁都毁不掉谁,即使在这里,谁被毁掉了,原因肯定还是自己。”

不怕你聪明,也不怕你傻,就怕你不来

关于自己的命运谁要负最大责任的问题,张文强早已想通透了。回到十年前,张文强还是一个每天紧张着每一块布料染的色是否符合订货方的要求,在焦虑自己的女儿到底要上第一中心小学还是实验小学的福建小镇商人。那时候的他习惯每天吃完饭,拉着小女儿慢慢散步在小镇的石板路上,看周围的人一个个向他点头致意,毕竟宗族里的新大门就是他出资建的,他很享受这种建立在金钱上的礼遇。

然而正是这种小小的虚荣感,让他十年之后来到这里。比起十年前,现在的他,工厂早已经倒闭,妻子已经另嫁他人,女儿在读中学,一看到他就像哭着喊“我不认识你”。

自己的命运的转折点,对张文强来说,印象深刻到可以具体为一句话——就是9年前的一天,一个移居澳门的老乡过来拜访他,说:“你现在可是头面人物了,有资格到赌场了。”

“有资格。”张文强一直记得这个词,那老乡还形容了一下:“你看过电影吗,就是像周润发那样,坐在一个很拉风的椅子上,然后很帅地赌钱。而且你对赌的,都是世界各地的头面人物,你就当做认识牛人、打开交际圈来玩一下也不错。”

张文强就这么被说服了。“第一次赌输了二十多万,这不算什么,要命的是,我耿耿于怀,把那次输归罪于我不熟悉,结果来了一次又一次,我根本无心经营工厂,就把厂子卖了,泡在赌场里,



在澳门赌场里,活跃着各色人等

直到一点钱都不剩下了,从此我就开始当送码仔。”

自己究竟怎么被拉住的,张文强琢磨了半天,他最终得出的答案是:“这里早早铺了一张网。”

张文强带着笔者走在绚烂却又同时有点黯淡的赌场灯光中,一一解释这个“网”的构成:“你别小看这里的一切构成,其实都考得很。比如灯光,再亮一点或者再暗一点都不行,经过测算过了,这样的灯光,无论白天黑夜,客户从外面进来这里,不会有一点点突兀,如果有突兀感,很多人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走。然后这种灯光的亮度也会让人忘记时间,忘记时间是赌场必须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赌场里一个显示时间的工具都没有。很多人在这里玩了一天,还以为才一个下午。”

“还有这赌桌的分布,别以为这也是随意安排的,他们也让心理学家测算过了,赌客内心的挣扎需要多久的时间,他们会尽量安排拉长赌客走出赌桌的时间,许多本来赢了钱要走的人,终究走到要出门那一桌,又把筹码押了上去。”

“还有最损的一招。每次开盘时,发牌的荷官总要叮一下钟,听过让一只狗吃骨头摇铃的故事吧,那些赌客,走出赌场,在哪里听到类似的铃声,就会像那只流口水狗一样有赌博的冲动。所以才有有人说,不怕你聪明,也不怕你傻,就怕你不来。”

中国富人就这么排着队进入这个收割机

张文强做这一行快九年了。而在这九年,送码仔这个职业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以前,主要的工作是从中国内地介绍一些客人到各个赌场的贵宾厅,招待好他们的各种需求:最好的吃、最好的女人、最好的恭维,甚至最好的“友情”,让他们亢奋,让他们可以轻易突破自己的防线,到赌场中押注自己全部的命运。然后从客人的押注中,抽取一定的折扣。而现在“大部分地区的人都知道自己来赌场了,我们的工作开始变成放贷人了。”

张文强还是最怀念前几年当

“赌博旅行团团长”的时候。“太容易了,你就看着报纸、杂志,看哪个地方发展了,然后找关系认识那里的头面人物,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有钱了,可以像周润发在电影里演的那样坐在那样的桌子面前,摆弄那样的筹码,他们就一个个报名来了。”中国富人就这么排着队进入这个收割机,那条传输带,就是他们的心理补偿和幻想。

“目前澳门的赌场贵宾厅,最旺的应该是某酒店15楼的那个厅了。据该厅的账房透露,去年4月份,此厅转码额达50多亿,5月仅黄金周就转码17亿,按千分之8的码粮(洗码服务费)算,这7天光给送码仔的佣金就达1360多万,更不要说借钱的抽成了。”

“重庆打黑,有好几个官员都是澳门的常客”,“其实这里不仅捕获了商人,商人也用这里的网来捕获官员。很多官员也是被‘周润发’那个身影吸引到澳门来,一般都有个商人包,常规的方法是,赌输了商人包,赌赢了归官员。无论输赢,经过这次,他们的命运就捆绑上了”。

张文强还亲眼见过几次通过赌博行贿的过程。“在澳门赌场的贵宾房,有意行贿的老板们要与他请到赌台前的政府官员暗通款曲,就会不经意地将一枚价值100万港币的筹码放入官员的筹码堆中,这枚筹码不过一块饼干大小,动作隐蔽到整个行贿过程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即便将来引出祸事被行贿者反咬一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是无据可查。”

事实上张文强也尝试以此上岸,通过一些找他借钱的内地官员,到内地寻点生意做。然而,“他们会好言相劝地回避,非常忌讳我们,后来想想也理解,毕竟和我们扯上,他们的危险性会增加许多。”

现在送码仔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张文强对未来的规划是“开发处女地”。他现在每天都要读政经类杂志,“我关心的,是国家可能出台哪里的扶持政策,哪里可能出富人,我就要提前去铺关系,等那地方有人富起来了,就可以把他们带过来玩了。我把这叫‘耕田’。”

蔡崇达/文 摘自《真情·下半月》

先睹为快



推荐指数
★★★★★

10秒钟,你能做什么

莱斯·布朗是美国最著名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刚入行时,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让他觉得索然无味,工作中的不顺心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而糟糕的生活质量又反过来干扰着他的工作状态。他陷入了恶性循环。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每次节目直播前的10秒钟是供他调节状态的时间。而在这10秒钟的时间里,他总是呆呆地站在那里,静听着导演倒计时的声音。

何不改变一下呢?于是,他开始利用起这短短的10秒钟发现身边的快乐。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了质的改变。

10秒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建议你好好看一下2010第6期《知识窗》上的这篇文章。

新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

王跃文重出《国画》

朱怀镜本不过是荆都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处长,宦途蹭蹬,而由于上司无意间的一次索画,就此揭开了他飞黄腾达的序幕……

著名作家王跃文时隔十年,重新推出他的代表作品《国画》。王跃文凭借《国画》和《梅次故事》被誉为官场小说第一人。《国画》涉及人物官场与欢场的经历、权力与情欲的追逐等方面,刻画入微、叙述周严,既有现场感亦有透视感,遂成为一部难得的警世之作。《国画》一书,这些年来盗版泛滥,此次重新出版,王跃文进行了一些修订。

新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

民国女性的“独身”风潮

如今,我们身边信奉独身主义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说到中国女性独身不嫁的风潮,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地点大多是在广东。那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就出现了“自梳女”,主张不结婚,或者婚后不与丈夫共同生活。她们有独立经济来源,到附近丝厂做工,或者到大户人家做女佣。到民国时期,经济独立、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大量出现,独身现象也变得更为普遍。

这些几十年前的独身女,身上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她们为什么会选择独身?她们独身的原因和现在女性有何不同?2010年第6期的《都市·翻阅日历》杂志,可以很好地解开你的这些疑惑。

新阅读推荐